



攜外孫女同行「讓她知道根在這裡」



高秉涵與外孫女回到山東荷澤過年，品嚐老家美食。 特約通訊員劉培強、田冉攝



高秉涵展示和母親的合照及首次回鄉時的照片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

少小離家 72載 台翁首返陸過年

瑞雪兆豐年。新年初雪還沒有化盡，山東省荷澤市高孫莊村西側的麥田裡迎來了一位耄耋老人。天涯遊子高秉涵踏着故鄉的泥土和尚未拔節的麥苗來到父母墳前，帶着外孫女一起向二老磕了三個頭。這是86歲的老人72年來第一次回家過年。

72年，2,000多公里，高秉涵穿過風雪回到故土，向父母低訴：「兒子今年86歲了，沒有違背你們兩位老人的意願，我會努力地愛我們的故鄉、愛我們的祖國，不辜負父母對我的期望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、蔣煌基 山東荷澤報道



掃碼看視頻



高秉涵(左)和堂弟高秉魁重逢相擁。 特約通訊員劉培強、田冉攝

戰亂年代，隻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謂九死一生，13歲的高秉涵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。高秉涵沉默了一會兒說，離開家的時候，母親說「小春生，娘等你回來。」可他回來的時候，已找不到母親。一路走來，能活下來，連他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奇跡。

感恩助逃亡 義務送骨灰

「我一路逃難九死一生沒死，大概是任務沒完成，還有老兵的骨灰沒抱回來，還沒回家。」自從1991年第一次返回大陸至今，高秉涵已經背了近200壇老兵骨灰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。颶風天受困花蓮軍人公墓，過海關時被當「藏毒嫌疑犯」……這些，都沒能阻擋高秉涵送「老哥」「回家」的腳步，只因沉甸甸的囑託「活着做遊子，死了

不能做幽魂」。1991年，當第一次送「老哥」吳春生的骨灰回到山東，看見吳春生的姐姐接過骨灰跪謝感恩時，高秉涵感覺自己完成了一趟感恩之旅。他寫過的一篇文章，其中一段寫到：過去，他們牽着我的手，從家鄉逃到台灣。現在，我抱着他們的骨灰，從台灣回到家鄉。這是回饋，更是感恩；這是義務，更是責任。回想過往的70多個年頭，這位古稀老人引用曹操的「去日苦多」喻之。他說，雖然家鄉親人盡逝，寒冷灶熄，但老家原有一草一木，依然深深烙印在遊子心裡。「我能背老兵的骨灰回到他們的老家，點亮那些孤獨老兵魂回家的路，幫助他們完成夙願，這是我人生旅程上最感到心安理得的事。」

助逾百老兵 點亮「回家」路



高秉涵多年來義務助老兵老鄉，把他們的骨灰抱回大陸。資料圖片

「娘，春生(高秉涵乳名)來看你了，每次都是清明掃墓的時候來看你，今年是回家過年來了。」高秉涵向父母輕聲說道：「小時候你們教過我一句話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孝之始也。現在我已經86歲了，我把身體保護得很好、很健康，最起碼的盡孝我已經做到了。」

13歲離家 竟與娘訣別

1948年，13歲的高秉涵隻身離開荷澤到台灣，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他也無法回到家鄉。1991年，57歲的他終於回到了荷澤，可是父母早已先後離世。高秉涵每天都在思念媽媽、想念故土，他把這份鄉愁寄託在與自己有相同經歷的同鄉身上。從1991年首次回到荷澤後，他幫助近200位台灣老兵把骨灰帶回故鄉，落葉歸根。

拜祭父母後，高秉涵來到堂弟高秉魁家，桌上滿是年糕、饅頭等當地年俗特色美食。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兄弟倆聊家常的時候，還操着一口地道的荷澤話。荷澤的澤在當地方言中讀音為「zei」，高秉涵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會不經意間把荷澤讀作「荷zei」，身邊的荷澤親友都會倍感親切。

雖然在台灣生活那麼多年，但是一提到家，高秉涵首先想到的還是荷澤。此次他帶着外孫女回來，就是想讓她知道，自己的家在這裡、根在這裡。70多年來，高秉涵每天都在思鄉。結婚成家前，大年初一早上天還未亮他就跑到山上，面對大陸方向高聲呼喊：「娘我想你！娘我要回家！」

高秉涵總是隨身攜帶着一張與母親合影的照片，他還清楚記得，那是他離開荷澤前在當地的星光照相館拍的。一去經年，高秉涵再也沒有見到過媽媽。回到大陸後，弟弟把這張照片交給他，告訴他母親生前一直把它放在枕頭底下。平常想媽媽，他就把媽媽臨別

前給他的頭巾敷在臉上，當做媽媽輕撫自己的臉龐，直到淚水浸透。

羊湯飽口福 燒餅消鄉愁

思鄉最苦也最甜。高秉涵在台灣第一個是想娘，第二個就想家鄉的燒餅、水煎包、羊肉湯，過年期間他最想喝的就是家鄉的羊肉湯。這次回家過年一飽口福、以消鄉愁，他感覺非常開心。

山東主食大多是麵食，作為魯西南漢子的他對饅頭也有很深的執念。高秉涵開玩笑說，手裡有了饅頭可以不吃菜光吃饅頭。回到荷澤聞到燒餅味，就非常想念小時候奶奶做的燒餅。在他眼裡，燒餅的味道就是小時候的味道。

拜年童趣多 口袋討糖果

高秉涵的父母是小學老師，他就是在小學裡面出生的，跟着母親在學校裡生活。在他的記憶中，每逢過年母親都會給他做一個帶有很大口袋的大團兜。天一亮，他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團兜去給爺爺奶奶、叔叔伯伯們拜年，親人們會往他的大口袋裡裝很多好吃的。

緊接著，他還要趕去四鄰八舍給鄰居們拜年，大家會笑着說：「高家的兒子來拜年了。」然後給他裝上最愛的糖果。高秉涵擺擺手說，那時候給錢是不受歡迎的，因為要交給媽媽。

回憶起當年的趣事，高秉涵笑逐顏開，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穿着團兜滿村飛馳的年代。

黃河決口故道趙王河是荷澤的母親河，如今趙王河兩岸高樓林立、綠樹成蔭，成為當地市民工作和休閒的最佳去處。

高秉涵乘車從趙王河路過，看到車窗外的景象感到非常驚訝。作為一位離鄉數十年的海外遊子，故鄉的變化讓他感到自豪。他反覆念叨：「感謝鄉親們，荷澤我的母親，我愛你！永遠永遠！」



高秉涵攜外孫女拜祭父母。 特約通訊員劉培強、田冉攝

輾轉寄家書 憾娘無緣讀



特稿

高秉魁的家是在高秉涵出生時的老房子上翻建的。在家裡桌上，擺了滿滿一桌自己做的饅頭、花糕。

「以前他經常說要回家過一次年，一直沒有體會到在老家過年的味道。」高秉魁說。

母子互尋親「六不」斷聯繫

在高秉魁的記憶裡，高秉涵母親宋書玉還曾在當時的報紙上登報尋人。「沒有在長夜痛哭過的人，不足以談人生。」托馬斯·卡萊爾的這句話被高秉涵反覆吟誦。他一生所流的淚，所受的苦，魂牽夢繞的所在，是能夠回到家鄉見到母親。高秉涵曾想過各種辦法聯繫母親。

1979年8月，他前往西班牙，趕出席學術會議之機寫了封家信，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「山東荷澤西北35里路小高莊，宋書玉。」

那次會議有大陸代表與會，高秉涵想請他們轉交又不敢。「當時台灣當局要求我們『六不』，不接觸、不交流、不拍照……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監視我，我監視你。」高秉涵回憶說。後來，這封信委託同學經由英國、美國寄到老家。

為見母一面 堅毅地活着

他在信中寫道：「娘，這麼幾十年，我還有毅力活着，就是為了最後能見你一面。娘，你要等我活着回來。」這封信，最終輾轉到了高秉魁手裡。「那時候收到的信就像現在的明信片，我感到

很驚奇。他離開了30多年了，一直以為他沒了(死了)。」高秉魁說。

那時候，高秉魁也不知道宋書玉已經辭世，但他開始為高秉涵聯繫家人。彼時，高秉涵的姐姐弟均在外地工作，具體地址不詳。高秉魁通過給東北的同鄉寫信，最終聯繫到了高秉涵三姐，並把信轉交給了高秉涵的家人。

遺憾的是，就在高秉涵第一封家書輾轉寄達前，宋書玉已經逝世。第二年，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。他的大姐高秉潔在給他的信中說：「母親是睜着眼睛走的，她雖然睜着眼睛，但最後沒有看見自己的兒子。」

1991年，高秉涵第一次回到故鄉，跪在母親墳前痛哭流涕。